

大家好。我們一起學習《無量壽經科註》，包含我們用師父上人一九九〇年或者這些年的開解一起來深入，包含我們也會引一些祖師的教誨，來幫助我們深入這些義理。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，學習這一部經加持力特別大，我自己是有這個感覺。所以佛法講的是諸法實相，是事實的真相。真相在哪？在眼前。我們真的把心靜下來，慢慢慢慢都能感受到，感受到這一部經真的是一切諸佛之所護念。

尤其這部經還沒開始，還在發起序「大教緣起」的時候，佛放光，阿難說從來沒見過佛這麼莊嚴，「從昔以來，所未曾見」。這個場景是三千多年前，那我們想一想，現在來學習這部經是不是一樣殊勝？時間跟空間是人類的錯覺，是抽象概念，這個是愛因斯坦，這些是頂尖的科學家他們發現的真相。所以佛經都說一時，為什麼說一時？假如我們說某一年什麼什麼，記下來了，眾生一看，那以前的事了，他的念頭就產生障礙了。幾千年前有，現在沒有了，又落在四句裡面了，那他不得受用，被他的念頭障礙住了。

這個一時我們要去體會，師資道合。我們真覺得釋迦牟尼佛講給我聽的，阿彌陀佛講給我聽的，阿彌陀佛為我發四十八願的，就是為了度脫我的，這個心境提起來，讀經不一樣了，聽經不一樣了，愈來愈感受佛菩薩的智慧、慈悲，也感激祖師他們的善巧方便，他們的為人演說，都是在破我們的執的，表演得很精彩，我們得看懂。

一有執著，就沒有辦法離一切虛妄相。實相無相，就是要離一切虛妄相，可是執著點一來了，時間、空間，就障礙住了。所以真

正了解真相，會不會有無力感？這個無力感可能就是照自己的思惟覺得，哎呀，完蛋了完蛋了，沒辦法了。我們看眾生是愈來愈根性下降了，「外魔內障無人不具」。可是我們看近代的祖師，他們真是使出渾身解數來度化我們。包含印光祖師都在幫我們破相，他助印最多的三部經不是大乘經，是不是在幫我們破相？不然我們又著一個大乘經的相。所以佛都看到我們會執著，大乘一法印，只要跟宇宙人生真相相應，這個就是佛法。就像我們很熟悉的：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」，其實這個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不就是《金剛經》說的「修一切善法」。那「自淨其意」呢？「無我相，無人相，無眾生相，無壽者相」，因為著相心就不清淨了。所以這一句真心一法不立，真的，我們在一切境緣當中勘驗我們自己的狀態，心上不能有事、不能有著。般若無知，那恢復本有的智慧了。智慧它不是沒有，它不是空無的，一遇到境界它起作用，無所不知。

這個我們自己去觀察，老和尚很明顯。平常沒有講話，我們一接近他老人家，浮躁的心都定下來了，他老人家很安定。任何人問他問題，隨問隨答。他很寂靜，但一有緣，一問，隨問隨答，能照，智慧起作用了，但是在說法的時候心又是清淨的。很多人講課，回答人家問題，愈講愈激動，那個就會愈講愈偏了，甚至還跟人家吵架的都有，看起來是在講法，但自己心動了不知道。

所以祖師他在表演，我們得看懂才學得到。尤其不能挑著學，不能挑，一挑就不是跟善知識學。這個挑也是我們學習的習慣，也是我們愛憎的心作用在學習上了。我們的心在哪裡？遇一切境緣它起作用了。跟人相處，這個我喜歡，那個我討厭，愛憎。對待人會愛憎，求學問會不會愛憎？你說我控制得很好，我對人愛憎，求學問我不愛憎。I can' t believe

it，這個我很難相信。《華嚴》告訴我們：一真一切真，一妄一切妄。感覺這一句法讓我們想要掩飾沒地方掩飾，給我們統統照出來了，這裝不得裝不得。但是也不要裝，裝沒意思；不只沒意思，很嚴重，會輪迴的。

維摩詰居士那也是古佛再來，配合釋迦牟尼佛表演的，都是在破執。你看他的法語，「發菩提心，是名真出家」，你看把相破掉了。很有味道，這大乘經般若味重重，我們可不能錯過。這個真嘗到了，世味哪有法味濃？所以我們現在每天還動著腦筋我想吃點啥，我想到哪玩玩，這法味還沒嘗到；真嘗到了，比不上比不上，老法師常說「欲罷不能」。你真嘗到了，再去看《論語》，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」，這個相信了，自己嘗到了。還沒有嘗到，這樣會樂嗎？會不會有點苦？可不可以輕鬆一點？可不可以再稍微改善改善，不要這麼寒酸？我們自己在那裡想。所以這叫孔顏之樂，得要我們自己去感受。

《維摩詰經》很有意思在，佛陀安排弟子去看望維摩詰居士，請了好多菩薩、好多大修行人，其中有一位，「你去看望維摩詰居士」。「我不敢去，我不行。」「為什麼不行？」「因為有一次我要出城門，剛好維摩詰居士要進城，我就問維摩詰居士：『你從哪個道場回來？』」他心裡可能想說維摩詰居士出城去修行了，到哪個道場修行，所以一遇到，「您從哪個道場回來？」結果維摩詰居士說：「直心是道場。」不是從哪一個道場回來，一下子把他震住了。你看我們的念頭，哪裡哪裡哪裡是道場，其實處處是道場。不能著在我要到哪一個地方去修行，那個地方加持力比較大，這些念頭都有分別執著在。

所以那一句「直心是道場，無虛假故」，沒有虛假，沒有應付，一切皆從真實心中作，當下處處是道場，穿衣、吃飯，這是《金

剛經》給我們表演的，都是修行。包含老法師開解的，生活是念佛，工作是念佛，應酬是念佛，處事待人接物沒有一樣不是念佛，沒有一處不是道場。這是表演給我們看，破我們的執。就像印光祖師，為什麼強調最多的經典都不是純佛經？因為眾生的根性要直接學大乘佛經比較難，我們神州大地的緣分是因為有孔子、老子來打基礎。我們前面提到淨業三福第一福，有兩位聖人來打基礎，結果近代儒家、道家的經典沒學，沒有倫理道德因果基礎，這個時候再執著直接學大乘很難學成。所以印祖強調《了凡四訓》、《太上感應篇彙編》、《安士全書》，那是智慧，那是慈悲，不希望我們佛法難聞就這樣錯失掉了；人身難得，沒了脫的機會了。老人家進一步再強調要學《弟子規》、要學《聖學根之根》。這一點成德是打開《小兒語》第一句就被震住了，真是自己沒根。第一句，「一切言動，都要安詳。十差九錯，只為慌張」。自己常常還會忘了事，心會慌，甚至於還會撞到東西，這個都是不夠安定、不夠安詳。這些表演我們要看得懂。

歷史當中，釋迦牟尼佛再來，有暴露的智者大師，唐朝智者大師釋迦牟尼佛再來，他老人家念《法華經》念到入境界了，參加了釋迦牟尼佛的法華盛會，好像聽了兩品經才回來，然後就告訴弟子法華會還沒散，這給我們表演時空是假的。所以我們現在研究《無量壽經》，靈鷲山無量壽會還沒散，我們認真學，說不定就再去參加，再回來告訴我們，還沒散、還沒散。我們可不能聽了這個公案說「那是智者大師，我不可能」，那又被自己的念頭給障礙了。

我們上一次談到「本經體性」，「離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」，離一切相就見到真相，叫即一切法。而我們是討論到後面的一個細節，離一切相這裡有一個具體講，「離四句，絕百非」，這個就是離相的功夫了。

我們就黃老的開示，上一節課還沒講完。黃老遇到了一位女居士，叫方馨，她講歷史的，結果她問黃老，極樂世界到底有還是沒有？怎麼個有？是真有還是什麼什麼有？黃老說了，極樂世界的有不在四句裡頭。她就沒法來和我辯論了，不在這四句的分別執著中了。

但是，我們一起心動念就落在這四句裡頭。要不落在這四句，那要如何想？黃老說了，目前你先別管，就先暫時承認下來，只要落在這四句就不對。這裡提到了，《金剛經》跟咱們《無量壽經》並沒有矛盾。這個待會可以就黃老在《淨修捷要》第十一拜我們來探討。《金剛經》是講實相，般若就是講實相，般若講了二十二年，《金剛經》是精華。但《無量壽經》跟《金剛經》都是實相，所以我們下一段黃老開解的「即事而真，當相即道」，這樣跟《金剛經》就不矛盾了。黃老說，你現在先這麼接受下來就很好，一落在四句之內，就會發生些錯誤，就會發現這跟這有矛盾。

不知道大家學佛過程有沒有起過這些念頭？有沒有感覺有矛盾的地方？諸位有沒有這種經驗？有的話，有沒有主動去問、去探討？因為「心有疑，隨札記，就人問，求確義」。大家聽師父上人講經都沒有任何疑惑？大家都是隨文入觀，那很可貴。那隨文入觀，表現出來要跟顏回一樣。夫子說：「吾與回言終日，不違如愚，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發，回也不愚。」孔子在跟顏回說法，顏回沒有一句提問，也沒有任何懷疑。孔子講下來，「真的全聽懂了？」觀察一下是不是全聽懂了，看他聽完之後跟同學的交談，把他講的義理都講清楚，還可以延伸發揮、可以落實，回也不愚。

其實儒家這些孔門十賢跟孔子的互動，甚至是孔子跟學生的互動，其實對我們學習都是非常重要的關鍵。比方說冉求他就提醒我們，我們的念頭不要畫地自限，不然跟著聖人也學不到東西。這就

是給我們表演，沒有他們表演，我們不容易反觀。包含子貢口才好，口才好會出現哪些修學的狀況，孔子也有點撥。「有顏回者好學」，好學呈現是哪一些狀態？我為什麼跟這些狀態不相應？我的障礙在哪裡？不然照說我聽完老和尚一個小時的經，裡面的教法那何其幾十個，那我聽完馬上用，我理解了，我馬上去行，解行一相應，我人生就變了，我境界就提升了，我鐵定要做好學的人。既然都要做上人的弟子，我當然要做真弟子，我可不幹假的。這態度出來了，「勿自暴，勿自棄，聖與賢，可馴致」。

所以成德也曾經思惟，佛門說「只聞來學，未聞往教」，這是一個行為；又看到《無量壽經》裡說，「為諸庶類，作不請之友」，這樣一聽下來，那到底是去還是不去？你去也不對，不去也不對，因為你落在四句百非裡面了。所以我們看下面講，四句是不對，你要是倒過來，你要對了之後，四句都對，去也對，不去也對；落在四句的時候，去也不對，不去也不對。

所以不是那麼簡單你能理解，這是極為微妙。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要離一切相，見到性，見到本體，可以全修在性，然後就可以全性起修。要真正體會到這個本體、體會到真心。我們真的深刻體會我的真心太可貴了，我不能再糟蹋它了，體會到痛哭流涕，止都止不住，哭了一二個小時，哭完之後，整個臉很有光彩。大家可以去觀察，有一些同學他可能在某一些機緣善根發動了，我們也有遇過看「醫道」，看得哭了幾個小時止不住，上台去，「我今天要發菩提心了」，這個很可貴。那個我都觀察過的，哭完之後臉都放光。所以那懺悔的力量很強很強，但是要保持。這個修行，善根發動可貴、難得，但更重要的要保持。發心容易恆心難，但恆心雖然不容易，只怕有心人。真為生死發菩提心，佛菩薩法界身，無處不在，都會加持。

所以今天早課，車同學，我們也感覺到她那向道的心發出來了，她在分享的時候，我聽了頭皮也會麻。你看一個人那個道心出來，一切佛菩薩都收到了，都會加持。所以《無量壽經》裡面六種震動，不是佛發願發真了會有六種震動，任何一個眾生發出真心來，魔宮都會震動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而且這個心發出來特別難得，為什麼？會啟發所有在場的人，光光互融，相觀而善，善友為依，這是我們應該要好好來珍惜的。

所以黃老說到，說有也可以，說沒有也可以，說也有也沒有也可以，說不是有不是沒有也可以。你對了，心對了，一切法從心想生，他說的有、他說的無都是在幫助眾生對治執著的，他分別亦非意，他是在應機說法。所以跟大家有提到《心經》，「色即是空」，佛對凡夫說的，因為凡夫執著有，給他說空；可是說空了，你又不能執著空，所以要「空即是色」，這對二乘人說的。都是應機說法，他也說空、也說有，但是他是真心說出來的，所以很微妙。黃老說的，你要不對了，你怎麼說都不對；你要對了，你怎麼說都對。所以他是則總是，不是總不是，你沒有開悟之前，你怎麼說都不是。大家不要聽了這句話，「那我都不說了」，你還是落在四句裡面了。我還沒開悟，那我現在說話，我隨順聖賢佛菩薩教誨真誠的去說，還是可以說，而且至誠感通。

你看以前說法的規矩，開悟才能說法。所以老法師，當時候李炳南老師邀請老和尚，你來我們內典班學講經。師父說，那可不行，那是開悟的人才能做的，下錯一個字轉語，墮五百世野狐身。那我們一聽墮五百世，那可不能幹，不幹也落在四句裡面了。一落四句，只有一條路走，死路一條。你不幹你幹啥？大家聽我說到這，「好，幹吧，幹吧！」你也不對，又開始激動了。有佛法就有辦法，不要擔心，只要心靜下來了，跟佛菩薩一感應，他們一加持，我

們就能思惟清楚了。所以心靜下來才能感應道交。所以我現在非常期待每天跟你們一起交流，因為我不可能有其他的念頭，我一打個妄想，我就不知道跟你們講什麼了，我得全神貫注。

所以現在體會到了，以前還體會不到。當時候師父上人講經的時候說：「台灣有人說我是愛講經的法師。」其實這個話裡面有批評，說老人家愛講經，但這個造口業，為什麼？佛陀沒有一天沒講經，難道佛陀也叫愛講經？那是表法的，眾生一不聽經容易打妄想，回到他本來的那些胡思亂想裡面去了；他來聽經，他就安住在教理當中。強者先牽，一不聽就被拉走了。所以現在那個播經機很方便，一有時間就打開了，你還要影像，還得要電腦開機，感覺這個還比較累一點，也比較耗電。而且我們娑婆界耳根最利，「此方真教體，清淨在音聞」。我自己也有觀察過，我用看的跟用聽的，聽的效果比較好。

我們看老人家都是恕道，面對人家批評他還笑得很開心，一點都沒有不歡喜。然後接著說，「他不了解，我是用這個方法對治妄想、對治雜念」。我們修行，不管用任何手段，不管是念佛、讀經、聽經、坐禪，目的是什麼？放下妄想分別執著。所以我們前面講到的，《圓覺經》云：「諸幻盡滅」，這個幻就是所有的這些念頭，妄想分別執著都放下，「覺心不動」，所以「不用求真，唯須息見」，息這些妄見、妄念。理上知道了，事上怎麼辦？理有頓悟，原來我放下妄想分別執著我就成佛了，是；事要漸修，我要用什麼方法來放？老法師他說，我是用講經的方法來對治。可是大家聽我這麼一說不要又生執著了，我看英國漢學院也不用念了，反正我找一個地方講經不中斷。

成德也看過，真的把講經變成執著，講經，很喜歡講課，但是對家庭不負責。太太都抱怨，幫他生了好幾個孩子，好像我都變成



生孩子的機器了。你看，到處給人家講經，太太都已經這麼難受了。一問他，「家裡有沒有問題？」「沒有，都很好。」講課也變執著了，執著什麼？執著我是老師，執著我教人。一有執著，就像鏡子染污了，照不清楚了，連跟自己同一間房間的妻子都看不清楚了。菩薩所在之處，讓一切眾生歡喜心，現在連枕邊人那麼痛苦都不知道。

所以為什麼佛講般若要講二十二年？沒有這麼長期的不斷提醒，我們要真看到自己念頭處的分別執著也不簡單，真是當局者迷，旁觀者清。所以我們現在修行，沒有良師益友真不容易。而良師益友也是一個助緣而已，最重要的還是我們的心態。我們真發心了，我們真能接受別人的勸諫，「聞譽恐，聞過欣」，這是能感；「直諒士，漸相親」，就是所感來的良師益友。

而且看到大家還是挺歡喜，帶點羨慕。但羨慕也是虛妄的，羨慕要發展得好，不然羨慕會變嫉妒、恨，這是錯誤的方向，要羨慕起而效法，或者更加珍惜當下。羨慕什麼？你們那麼年輕，遇到老和尚的經教，還有這麼多同參道友，所以你們的福報就比成德這一代人好，但是得要珍惜才有受用，不然就變人在福中不知福。

老法師講經多次提到了，他自己一個人弘法。成德初學的時候，就自己聽老和尚講經，後來還自己找了三四個同修一起念佛。所以早上車同學提到了，要珍惜時間、珍惜因緣。

剛剛提到老法師這時候還跟李炳南老師說，那講經不行，那要開悟的才能講。所以我們佛門傳下來「開悟才能講」，這句話能不能執著？會不會有人執著這句話？會。幸好我們是遇到李炳南老師了，那是通的人，講也對，不講也對。你沒有通，不講也錯，講也錯。因為心裡有執著了，講也錯，不講也錯；沒有執著了，講也對，不講也對。他應無所住了，他而生其心，他會應機說法，那個時

候該講，講對，他就會講，講；那時候不該講，不講對，他就不講，他應機。

但是大家要了解，一些重要的事情，比方說師父上人跟你三個月前說：「好，做。」結果你做做做，也沒有匯報情況。結果三個月之後遇到師長，師長問：「你最近什麼情況？」一講，「你怎麼這麼做？」我們說：「師父，三個月前你叫我這麼做的。」但三個月前那麼做，這整個過程因緣在變化，你都沒有匯報，就執著在那一天師父這麼跟我交代的。所以七個及時也很重要，要及時匯報，不然到時候因緣變了，我們都沒有及時匯報，領導不知道，師父上人不知道，最後該調整的時候又沒調整，最後事情會耽擱或者出了紕漏，那可不行，做人做事基本功還是要建立起來的。

諸位同學，說實實在在的，這四句，我一開始，這四句怎麼講？我真的想這四句能講嗎？但是我就提醒我自己：不要動念頭、不要動念頭，佛菩薩會加持的，佛菩薩會加持的。我剛剛跟你們聊了也有幾十分鐘了，好像還沒聊完這個四句。所以我們一擔心要怎麼講，就不會講了。你心一定下來，佛菩薩一加持，李老師怎麼做的，老和尚怎麼說的、怎麼做的，浮出來了。所以李老有智慧，在我們這幾代人，總不能開悟才講，因為開悟才講，那這幾代都沒有人開悟，就斷了。所以李炳南老師說：「你不講，他不講，這法就斷了。」但是你看李老的應對，沒有執著，「好，那不勉強，看看可以吧」。你看假如李炳南老師那時候執著，你非得給我去學，那可能老法師明天就跑了。

所以你看這個個中都有這種柔和質直攝生德，他表演給我們看。他有隨緣妙用，隨緣，人家說不能講，順著；妙，李炳南老師沒有控制、沒有要求，他心很柔軟，他能妙，「看看可以吧」。看看可以吧，也是一句法出來。那看看，老和尚說看看去，沒有問題。

結果一去，裡面又有佛菩薩在表演了，林看治老居士。我想我們可能到了西方極樂世界，啊！原來妳是去表演的。六十歲了，小學畢業學講經，而且還是在家女居士，這個讓這個班上的男生一看很受刺激，人家都肯承擔了，我還不承擔？妙法在哪？假如真正知道，原來現在就是諸佛如來在護持我，你哪有不歡喜的道理！現在法喜出不來，我們執著了，執著我不行，我沒信心，或者執著我看這個人不歡喜、看那件事不順眼，整個智慧就透不出來了，被障住了。所以這個「放下便是」，真的當場肯勇猛的放下，你就感受到六塵在說法了。所以我們看到李炳南老師的善巧，在這麼特殊的年代，沒關係，我們可以求至誠感通。

所以你悟了之後，你怎麼說都是，這不是不講理。說實在的，這一段話在什麼時候講？內部修學開示講的。這一段話可不可以對一個沒學佛的人講？你這一段話對他講，他心裡面馬上，這個佛教真不講理。所以悟的人怎麼說，不是你所體會的那個有跟無，也不是你體會的那四句裡頭的。

所以接著我們看事，這個理講完了，黃念老事相馬上上來了，這很有味道。良遂，這是唐朝的一位禪師，他去參謁寶徹禪師，去參學。結果去了兩次，第一次這個寶徹禪師就扛著鋤頭去除草了，不理他；第二次他又去，關著門，見都不見他。然後就兩次，他就開悟了。這個沒法說的，我再解釋下去，我就帶大家入四句、入百非，這個事我不幹。當然，我說我不幹，我又落四句裡面了，我還是幹。

給大家舉個例子，比方舉個公案，唐朝禪風大興，好多禪師，一花開五葉，發展得很興旺。德山跟龍潭這兩位禪師在夜間談話，這個龍潭是開悟的人，這是個前提，讓大家了解一下。結果德山剛出房門，天黑了，外面特別黑，然後就回來。龍潭看到了，就點了

一根紙媒子遞給他，這樣他就有火了，可以照，才看得到路。這個紙媒子一遞給德山，德山一接，龍潭嘆就把它吹滅了，這個是逗他的機，觀機逗教。結果一吹，德山當下恍然大悟。因為他正想接這個紙媒子，誰知道這個紙媒子又給吹滅了，完全不可理解，就在那個機緣之下連起心動念都放下了，所以他的思想就斷了。這是善巧方便，這龍潭的善巧方便。

公案說完了，最關鍵的在透過這個機緣讓對方心行處滅。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，心行處就是念頭，念頭都放下了，就開悟了。我好像講多了，希望沒把大家的悟門堵住。但是這可不能學相，你學相，今天賈同學回到寢室去，剛好也給人家一吹，人說這個賈同學怎麼這麼幼稚？漢學院怎麼錄取這樣的學生？那就麻煩了，就造成誤會了。所以這些東西你從相上學，那不行的，會學錯的。但是持戒要從相上學，佛講的戒跟佛心是一，這個不能又聽偏了。

禪門也有這個公案，有一個祖師很厲害，然後人家來求教，這個禪師一句話都沒說，然後就這樣一比，對方就開悟了。結果他的徒弟看到了，人家來他也一比。結果被他的師父發現了，有一天找到機會，看到他一比，過來把他的手給切掉了，他也開悟了。這個不能亂學，這砍掉可接不回來，這不能亂學的。

所以不是龍潭可不能亂吹，不是開悟的人可不能亂呵斥別人。禪宗很多一呵斥、一呵，對方開悟了，那是特殊因緣，甚至於你細細去分析，那是人家的恭敬到了極處，對這一個善知識恭敬到極處，他才能產生這樣的效果。「信心清淨」，信心跟恭敬這個也不是兩件事，他信到極處，跟恭敬相應、跟真誠相應、跟清淨相應。所以佛門「信為道元功德母」，很有道理。

所以剛好最近在一條龍師資培訓課程，跟大家一起學習，提到了好幾個公案，丙吉的公案、孔子的事例，包含魯國男子學柳下惠

最像，這些都是讓我們不要著相，能見到性，見到聖賢佛菩薩的心，我們就有受用了。

這個良遂有一句話說到，「諸人知處，良遂總知」，因為他入境界了。什麼是入境界？證得法身。什麼是法身？老和尚在講經的時候講，一切法都是我的身。我們用身體來比喻，我們拉一根頭髮，其他地方都知道，痛。同樣的，佛菩薩入了法身，哪個眾生苦他會不知道？哪個眾生起念，他怎麼可能不知道？因為一體。所以我們起個念頭，西方極樂世界所有菩薩都知道。所以有什麼好沒信心的，我這一念真心提起來，清淨海會眾菩薩都來加持我了，都是我的護法，陣容堅強，不擔心。有這樣的信心，一聲南無阿彌陀佛，「轉劫濁為清淨海會」。

複習一下，這一段大家還記不記得？「轉劫濁為清淨海會，轉見濁為無量光，轉煩惱濁為常寂光，轉眾生濁為蓮華化生，轉命濁為無量壽」，你看這一念就把五濁惡世轉成西方極樂世界了。太有道理了，因為一切法從心想生，「洪名正彰自性，淨土方顯唯心」，這個念頭轉過來了，當下五濁惡世就變清淨海會。所以老和尚常說莫向外求，我們真體會到了，就有信心。「生則決定生，去則實不去」，極樂世界是我心變現的，哪還有去來空間上的障礙？

所以「諸人知處，良遂總知；良遂知處，諸人不知」，因為這個「知」不是知識那種，「我記起來了」，這種知是般若無知，它是無知、無念、離念，這只有放下的人才能達到。所以諸人不放下，當然諸人不知。

所以我們很難去測度佛菩薩的境界，因為我們會落在四句百非，我們運用自己的分別執著思惟，很難理解的。所以不能理解，最可貴在哪？雖然不理解，但是我不懷疑，我相信聖言量，我只要照做，我也慢慢會契入。所以相信佛菩薩也是可貴的善根。

記得初學佛聽老和尚開解一段話特別精彩，老和尚說：「一個人要騙你，他總有目的吧，他總是想從你身上得點什麼好處，不然他騙你幹啥？釋迦牟尼佛對你一無所求，他幹嘛騙你？」你看話都要講到這樣，讓我們這個疑心要去掉。再來，他老人家講的話傳了三千多年，那麼多人成就、那麼多資料可以證明，站著走的、坐著走的，這都是聽本師釋迦牟尼佛教導修行成就的，禪宗開悟的就有多少，所以不要懷疑。還舉佛的相貌，舌頭伸出來可以把臉蓋住。三世不妄語，舌頭可以舔到鼻尖。眾生自己回去照鏡子，真的不容易，他那個相原來也是修出來的。都是善巧方便，希望他能夠把這個疑心放下。

成德自己聽這一段話，也有自己的一個思惟，因為我覺得騙人特別難受，我也不想騙人，我這樣算不上修養的人，我都不願意騙人，更何況是聖賢君子、更何況是佛菩薩，不可能騙人。自己這麼一思惟，學佛這一路來，二十多年，好像因為自己這個心態，每一句就流進來，也不會起一個懷疑、矛盾，還是心決定的。所以剛剛跟大家說，去也對，不去也對，心對了，什麼時候該去、什麼時候不該去，心裡明白，他不會攀緣。

所以只聞來學，未聞往教，因為自己不想好為人師。再來，為受教的人著想，他自己不來求學，你給他送過去的他也不珍惜，所以這個時候不去對。可是為諸庶類作不請之友，他剛好差臨門一腳，我們不願意去，那不是墮無為坑？利眾的心不夠切，要練出來，哪怕我犧牲生命，可以讓一個人成佛，我願意。這個在菩提道上都有這樣的考題，豁出去了，只要眾生能得利益。但是大家聽我這句話不要又激動，今天開始熬夜。佛陀說無益的苦行不要做，那個豁出去是那個時節因緣到了，完全不為自己，把我執可以放下。告訴大家，這個時候豁出去的人死不了的，真有危險佛菩薩會出手的，這

個得我們相信。

所以老人家也常常講經的時候說，常常覺得走不下去了，但心念不受影響，還是有信心，佛菩薩安排，自己不操心。最後出現什麼？柳暗花明又一村。離開台灣前就是一個考試，大家都要會去體會。老和尚已經講得圓滿，又表演得圓滿，大家有時間真的多看《九十年譜》。最近宏琳法師慈悲，編了《若要佛法興，唯有僧讚僧》，又編《九十年譜》，進一步又編《老和尚的身教》。還有同修很用心，把《老和尚的身教》裡面跟《弟子規》相應的又整成一個檔案，那等於老法師表演《弟子規》每一句給我們看，你說這個編的人是不是西方極樂世界派來的？我們不往生、不成就，對不起多少人？我看computer都不好算，電腦都不好算，別算了，衝啊！因為不好還，那麼多人為了我們，我們還辜負，這個後面就麻煩，太複雜，痛快一點，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」，不輪迴了。

所以大眾所知道之處，我良遂都知道；我良遂知道的那個地方，你們不知道。上一次黃老舉到一個居士，說了一下，黃老回應：「你知道的我都知道，我知道的你不知道。」他就炸了。這個人脾氣太大了，可能好勝心太強。他就跑去跟另外一位居士研究，這位居士李祥光就說了，「這恐怕人家是三昧，咱們也不知道他是什麼境界」。其實這不是什麼三昧不三昧，就是這個良遂的話。良遂直說了，他就範圍廣了，他說眾人，那就包括一切人。黃老說，我就說過鄭祥奎，我說你知道的我都知道，我知道的你不知道。怎麼解釋？這句話就精彩了，大家所知道的都是在生滅裡頭的。生滅裡頭的會有真的？「當處出生，隨處滅盡」，一彈指三百二十兆，把我們騙得團團轉。

所以良遂總知，良遂所知道的東西離開生滅，所以眾人不知。四句百非都是生滅的東西。所以眾人不是就總不是，良遂他是他就

總是。其實就是差是用真心還是用妄心，用真心，總是；用真心，他的環境成就的妙土都總是。「一向專志莊嚴妙土」，因為他住真實慧，他是，他是真的，出來的六塵都是說法，出來的六塵當相即道，即事而真，所以他成就的是一真法界，是超過一切諸佛的國土。

所以我們看這些理都是相通的。所以這個就把所謂的《金剛經》和《無量壽經》這些矛盾消除掉了。重要的是我們是用真的還是用妄的，是用生滅的還是用不生不滅的，差別就在這。

好，我們先休息一下，謝謝。

大家好！我們這一次的因緣很難得，真的可以感覺到，我們深入《無量壽經》，真的得到無量諸佛護念，真的是「由彼如來加威力故」，所以這麼殊勝的緣我們要珍惜。一開始第一堂課就請問大家，我們希望這一次課程達到什麼目標？我們王同學她達到往生的目標。那非常可貴，因為海賢老和尚說了，「成佛是大事，其他啥都是假的」。假如這一堂課上完，王同學真的坐著走了，那我們也是很殊勝，我們也都建立堅定的信心。不過假如阿彌陀佛說妳繼續表法，那妳不能執著要走，看著辦、看著辦。

那同樣的，每一個遠大的目標，它還是會有很多小目標在的。比方那麼多祖師教導我們，修行沒有捷徑，三字真傳「老實念」。起個念頭，有更近的路，然後遇到善知識開解就是老實念，我們還覺得他不肯告訴我，他藏私。所以現在聽騙不聽勸，認假不認真，被什麼誤了？小聰明、求快、不老實。

所以往生的目標確立了，落實在哪？不能變成一個空的目標，走到那個目標，一定是一步一腳印過去的，所以鐵定我們念佛，五千、一萬，這個功夫不能不下。黃念祖老居士說的，最少要一萬。假如不念一萬，那應該是不夠積極。黃老說得好，「不要求把念佛



當唯一，但是要把念佛當第一」。這個開解太精闢了，精闢當中又慈悲又柔軟。給我們一開解，要當唯一，大家壓力可大了，我還得工作，我還得煮飯，我得養家。他還沒有受益，就被我們的開解給產生壓力了。所以說法不容易，要應機，不然有可能我們講的讓對方聽了以後愈聽愈煩惱。根源在哪？根源在我們講課，我們內心裡面的控制要求沒有放下，講得嚴重一點，咄咄逼人都有可能。有些人講課，底下的人心臟病都快發作了，一句接著一句，聽了心上好像感覺東西愈壓愈重；你真正善巧、柔軟了，愈聽愈放鬆，愈聽心開意解。

其實這些功夫豈是在言語文字上，言語文字找不到的，要在言語文字之外去感受。看那看不到的東西，聽那聽不到的聲音，知那不知的事物，才是真理。所以真會用心，你聽到海賢老和尚一句話，法味濃！你聽到黃念老一句法語，真有味道！每天活在法喜當中。我們已經遇到妙法了，可別跟自己過不去，好日子不過。有佛可以念，「如是妙法幸聽聞，應常念佛而生喜」。有法可以依止，心有皈依處。尤其老法師深入《華嚴》，我們師父上人學《華嚴》的，我們得有《華嚴》的氣象，理事無礙、事事無礙。所以老人家有四句墨寶，「日日是好日，時時是好時」，善用心，每一個時刻都是自己提升的增上緣；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」，真善用心學，真用真心，這樣的日子當下就得到了。

我們一直聽老法師在講經的時候談到三個老師，我很感謝我三個老師，我真正體會到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其實我們善於學習的人，聽到這一句馬上反觀，我過上了沒有？那我假如還沒過上，我的障礙在哪裡？愈思考愈深入，內學，往內找問題，找到內在心源隱微處的習氣，放下，煩惱輕智慧就長。所以我們要勘驗，我學這一部經以後，煩惱有沒有減少？信心有沒有增加？願心有沒有增

加？菩提心有沒有發出來？這個自我勘驗相當重要，因為修行靠個人，師父領進門。那我們當下問問自己，我今年有沒有比去年提升？要能感覺到，假如沒感覺到，那我這一年空過了，這不是小事，我還有多少一年？要年年不一樣，要月月不一樣。繼續用功，不能知少為足，要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」。日日新就是不能知少為足，還沒有到如來地，絕對不放鬆。就像逆水行舟，那划槳，哪還有說停下這個槳？一停它又往後退了，那我們不是白用功了？月月不一樣，日日不一樣，那能夠日日不一樣，這個當生成就可能做得到。

尤其我們又遇到老法師的教導，老法師在「菩提心貫注在整個生命中」說到了，你真把《無量壽經》、把淨土宗的道理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每個人肯真幹，都能上上品往生，都能到實報莊嚴土。這是老法師說的，我們弟子聽這段話怎麼聽？一聽，我這根性不行的，你看馬上這句法話全打掉了，甚至還形成障礙了。會不會聽法太重要了。「我就是當機者，老人家這一段法可不容易講出來，就是講給我聽的，我決定要取實報莊嚴土。」怎麼取實報莊嚴土，師父教了沒有？每句都在教，還給我們舉例子，海賢老和尚，我估計……師父講這段話講了多少遍，我們說怎麼又講這一段？都不知道老人家講的深意，怕我們看不懂海賢老和尚怎麼用功的，這是末法九千年的榜樣，工作不妨礙念佛。往後的人工作很不容易的，只能用這個方便究竟的法門修行，其他法門不容易得力。又怕我們看不懂海賢老和尚的表演，給我們抽絲剝繭，我們說掰開了、揉碎了給我們講解。「他二十歲老師就教他念佛了，我估計他二十五歲功夫成片了；再過幾年，三十歲左右，事一心不亂；四十歲左右，理一心不亂。」我們假如體會到師父講這個事例的苦心，就會效法了；你把它當個故事聽，好像跟自己沒關係，老人家就白講了。

所以為什麼我們在課程當中，有時候把黃老、把這些祖師的話，我們一起來深入？不是佛的智慧究暢無極，這些入境界的祖師，他們都是說法無礙。每一句法從他自性智慧光明流出來的，都是妙法，我們真的是這樣去認知了嗎？祖師講的都是佛法，經是佛母，祖師的法語也是佛母，肯聽的人這一生就能作佛了，他們都是同體大悲。所以怎麼不辜負海賢老和尚的表演？我得效法他，不然他白演了，老和尚白講了，我們的福報也白糟蹋掉了。

以前還迷惑顛倒，十來歲的時候，每一次要過年了，哪一部電影年度大戲，可不知佛菩薩的年度大戲，時節因緣。想想自己蹉跎多少時光，但是要让遺憾產生力量，化悲憤為力量，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，往後的時間不能空過。所以成德很感謝佛菩薩慈悲提醒，因為本來成德是明年開學十月初前後跟大家一起交流《無量壽經》的，就是因為院長這一陣子教務方面的工作真的是太繁重了，成德也幫不了，學術界那些工作我還做不了。結果院長打來：「你先上吧，這個《金剛經》的課調一下。」不能分憂了，當然要承擔。但是我那一通電話一放下去，我說佛菩薩在點化我，給我敲了一棒，這一部經你還能等一年才講？一年很長！《論語》講，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」。我現在講到這裡都覺得太對不起眾生了，我怎麼現在才開始講？但是也沒得後悔，沒後悔藥，珍惜當下吧。

所以真是佛菩薩點化。看不懂，老法師八十五歲什麼經都放下了，專講《無量壽經》，我沒看懂，善根太薄了。居然過了十年，還不是自己悟的，還是佛菩薩善巧一個因緣，跟我調課，院長跟我調課了，我才被敲醒。所以佛菩薩無處不在，是我自己善根不夠。往者已矣，來者可追，所以成德跟大家交流完了，這部經不能停下來，一定要繼續講下去，假如大家願意。不然你們說，上完了，論文交完了，終於交完了，那這部經一放下就太可惜了。

《論語》講，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」，很可能假如成德早一年講，跟我有緣的人當中去年往生的不少人，但是我沒講，我就沒護到他。所以這一句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」，對自己有多高的警覺，對我們去護念眾生是一種鞭策。

當時候聽到院長講，佛陀在世的時候，有一個人曾經也賺了不少錢，突然聽到居然有大覺世尊，他什麼都放下了，趕快去找佛陀。結果找啊找啊，找到佛陀的弟子，人家趕緊跟他說佛陀在哪裡托鉢。他一過去，趕快，「佛陀，請你為我說法」。旁邊弟子說了，佛在托鉢，讓佛托鉢，用完齋再給你說法不遲。那這個人連居士都算不上，還沒皈依，一遇到佛陀，請佛陀說法。佛看他很堅持，恆順眾生，當然應該是佛也看到他機緣成熟了，給他說法，他證阿羅漢果，位不退，不會再輪迴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結果他一離開佛陀，就被牛給撞死了。

這個公案給我們高度的警覺性，無常迅速。假如他沒有堅持要佛陀講經，按照那個時節因緣，他就輪迴去了，因為他被那個牛撞死是他命中注定的。可是就因為他珍惜了法、珍惜了道，他解脫了。所以現在眾生聞這一句法、聞這一部經，刻不容緩，十萬火急。所以自己真的是慈悲心太不足了。

成德在去年也是遇到，生了重病，淨宗學會會長慈悲，說法師你可不可以錄一段話勉勵勉勵這一位同修，這同修都是長期護持道場的。我們真的要很愛護法眷，因為成就一個弘法的因緣不容易，你看這背後，光是吃就要多少同修來幫忙。像最近廚房這麼緊張，人手不夠，幸好蔡大廚他們家都是高手。所以現代企業說危機處理，他們可以扛起來，自己店不幹，關起來，錢不賺，跑到漢學院來護持大家。

因為成德這一路經歷過的緣，光是行政的同仁就不少，但是也

很慚愧，自己修得不好，也沒很好護持他們。但是總是期許自己趕快提升，能再回頭護持所有曾經為我們流汗、為我們辛勤付出的同仁們。因為我自己沒有覺，我也很難幫得到別人。這都是施主恩，都是眾生恩。所以佛菩薩這麼點化，成德得要好好的來學這部經，好好的來弘揚這部經。

不是說我們要整部經學完才能怎麼樣，我們現在學到哪、體悟到哪，我們就供養到哪。真心是圓滿的供養，你的親戚朋友一聽到你那個懇切成就他的心，一從你的供養當中體會到你對佛菩薩的真心、感恩心，被你感動了，至誠感通。所以我們學立住目標，成德的目標，希望透過講這部經，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來弘揚這部經，我們形成一個弘揚《無量壽經》的隊伍。獨樂樂不若與眾樂樂，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」這是一個目標，那就會讓我們覺得時間不夠用，好好來努力。

那我們剛剛跟大家談完了黃老這段開示，談到離四句即四句，離一切相即一切法，這些理都是相通的。不知道這二三節課我們在探討這個本經體性，諸位同學有沒有人起念頭，這個成德法師好像沒什麼進度？因為我曾經教學的時候，在小學，我在講課，講到有一個學生，「老師，你怎麼都講那課本裡面沒有的？」砸我的場，我在那講得眉飛色舞，他居然一句話過來，老師你怎麼講的課本都沒有？因為那個小朋友戴著一個眼鏡，就是很在乎分數的那個同學，他也體會不到我們講這個提升他的孝心、提升他的心境，那個比考試重要。不能怪他，因為他也是被因緣所逼，逼到他本來這麼清淨無染的心，現在這麼在乎分數，產生執著了。所以不能執著。

心上不要有進度，有個有進度就有住。我講這個話得是我是什麼都是了才行，不然我也沒資格講這句話。所以還是要有進度，不能有進度，但是還是要有進度，這才不落二邊。好，那我也不想

，我相信佛菩薩加持，我該有什麼進度，交給佛菩薩加持，相信應該會是很好的安排。所以我們不要有未來煩惱，「照這樣下去，我看成德法師會不會連玄義都講不完了」，這個屬於未來煩惱，我們不要罣礙。會的，放心，我會給大家一個交代的。

我們看下一段，黃老在徹悟禪師《念佛伽陀教義百偈摸象記》他的開解裡面講到，「一句彌陀，第一義諦，尚超百非，豈落四句」，真的，一句彌陀絕百非，離四句。這個又講到夏蓮老的智慧了，真正入境界，他教我們，念佛、處事都要用第一念，勿用第二念。第一念就是第一義諦，就是巧入無生。怎樣念才能在第一義諦中？才能不落四句百非？所以你說祖師多慈悲。所以我們這次的目標當中有一些小目標，我們能學到神交古人，對祖師百分之百信任、百分之百恭敬，我們的心境能提升到這樣，那真有受用，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。

二祖慧可大師見達摩祖師求法，恭敬。達摩祖師見到他，知道他來求法，「求法是大事，你就這麼輕慢嗎？」我們去體會看看，跪在大雪中幾天，達摩祖師還說他輕慢。我們想想這個心地的狀態，二祖假如不是至誠，他聽到達摩祖師這句話會怎麼樣？拜託一下好不好，跪了三天，大雪。後面沒了，公案沒了。這個公案可精彩。可是你不從這個公案反觀，不得受用；一反觀，差距一出來，努力的方向、目標、重點都出來了。跪了這樣，沒有其他念頭，真是信任到了極處，恭敬到了極處。跪了三天在雪中，老師一說你輕慢，馬上慚愧，接受，馬上，身體最尊貴了，不能輕慢，把自己的手臂砍斷供養老師。我們說燃身供佛、燃指供佛，這都是一種表法。這也是佛陀在他的前世給我們表演的，捨身求法，為了一句偈，生命可以不要了。在黃念老《淨修捷要報恩談》，這些故事都講到了，太精彩了。老法師怕我們不知道是寶，用身教帶動我們，黃老的

《淨修捷要報恩談》隨時放在兜裡，走到哪聽到哪，成德看了太感動。真的每一句、每一個行為都是為了啟發我們，都是為了成就我們，我們從這個地方才看到師父上人大慈大悲，才能體會到祖師跟佛菩薩的慈悲。

我們真生起像二祖一樣的恭敬，再看到任何開悟祖師的法，句句都有相應處、都有受用。而且聽完馬上就幹，就像子路給我們的表法，「子路有聞，未之能行，唯恐有聞」。他很珍惜法，他聽到好的教誨了，我趕緊去落實它，他沒有說我多聽一點，他覺得我要落實才對得起人家告訴我的這麼好的道理。所以儒家這些聖賢的表法對我們學習重要，這整個是一台戲，就為我的成就而說、而表演，無量無邊的恩德，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。儒釋道三教聖人、歷代傳承的祖師，在我們中華民族表演了幾千年的大戲，一代都不能斷。所以中土難生，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中國還有四大名山，長期住世教化。

所以我們「教起因緣」，在黃念老的開解下，我們入了沒有？我們隨時能提起珍惜因緣的心了沒有？沒有，不能趕進度。紮紮實實學到了，恭敬心起來了。再來，「本經體性」很容易就入進去了。為什麼？信心清淨，即生實相。我珍惜了、我相信了，我不懷疑了。珍惜就恭敬，珍惜其他的事都不想了，清淨了，全神貫注，深入經藏。

夏老《自警錄》手把手帶我們，「念佛時，一切莫管，字句分明，平平常常，老實念去」。十六個字開解了，念佛的時候怎麼用第一念？一切莫管，字句分明，平平常常。我們又起念頭，「計功求速」，我可不可以早一點入境界？那麻煩了。「矜躁卜度」，心裡浮躁了，矜就是要做個樣子，好像要讓人家覺得我很精進，這些念頭都變成第二念。「希冀玄妙」，這個都是不妥的，都是妄念夾

雜，把我們的清淨心都破壞掉。就像夏老另一句教誨，「不念過去，不念未來」，念過去、念未來就不能字句分明，就是一切有管，不是一切莫管，「不念過去，不念未來，專念現前一句；不求一心」，你看還有個希求的心，不對了，「不斷妄想」，我要把妄想念掉，起這個念頭又不對了，「背境向心」，外面的事情我都不管了，我就管我的心吧，這又是一個念頭，外面的境跟自己的心又分開了，有自有他、有能有所了，統統放下，字句分明，平平常常，老實念去，第一念。

這麼多祖師在護我們怕啥？怕我們不珍惜而已，其他沒什麼好怕的。善知識對我們最大的幫助，幫助我們放下妄想、分別、執著、憂慮、牽掛。可不要大家又起個念頭，我現在碩士畢業以後我要做啥？就又有在打妄想了。當然，你這個念頭假如是擔心，那就是妄想；假如你用經教來思惟，我度德量力，審勢，我分析分析，我的特長比較適合弘還是比較適合護？我應該在哪些方面來提升？「不患無位，患所以立；不患莫己知，求為可知也。」《論語》這些心態很重要，人不是要去求一個給我上台講課吧。我們也遇到同修，「蔡老師，你講那麼多課，你的課給我講一點吧。」「法師，你的課很多，你的課也給我講一點吧。」謝謝，謝謝。課也不能隨便給人家講。我自己要輕鬆一點，就把課交出去了，那我也不夠負責任。我要自己輕鬆一點，那我又想自己了。

堯帝要找到舜帝，找到了觀察多久？二十八年，最後才把天子位讓給大舜，這是一種責任。所以信任是尊貴的，是值得珍惜的。成德讀《出師表》，孔明先生說到，「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顧臣於草廬之中，諮臣以當世之事，由是感激」。看看這四個字，「由是感激」，也沒有談一個月給他多少俸祿，都沒有。「遂許先帝以驅馳」，大家要知道，孔明先生那時候才二十多歲，跟你



們差不多年齡。賈同學，這時候比你小，孔明先生出來的時候比你小。可是一出來是什麼？「受任於敗軍之際，奉命於危難之間」，一出來就面對曹操大軍壓境，就被大軍這樣追著跑。甚至於獻出良策了，劉備又心軟，沒有把那個城接下來，搞得大家都得逃難，你看一個怨字都沒有，還是想著主公太仁慈了。你看這些聖賢人，他們的心地都是我們的學處。所以我們再想想印祖這一句話，「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」。

成德有時候想想，成德三十二歲的時候，在澳洲淨宗學院跟大家分享「《弟子規》與佛法修學」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？假如有，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觀察出來，成德一開始很緊張，你們看出來沒有？為什麼很緊張？因為我還沒講老法師先開示，讓大家重視《弟子規》這一部經典，結果後面老法師說：「以後蔡禮旭他講課打上我印證。」我一聽慌了，嚇得我心都定不下來。結果師父一講完，接著我自己上去了，我一上去真的是心還怦怦怦怦跳，這個時候趕快念佛，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繼續這樣怦怦跳課就不用講了，趕快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。太特殊的年代了，太難為老法師了，這麼一個三十出頭的年輕人，修學不得力，老人家都得要這樣讚歎，還得讓大眾重視這一部《弟子規》。是老法師的智慧看到扎根重要，是我們的祖先清朝李毓秀夫子有智慧，編出這部書來，這都是依據儒家很重要的《禮記》、《論語》這些句子編成的，但是沒人出來講，難！

就像在孔明那個時代，三國時代，跟孔明齊名的，孔明是臥龍，還有一個是鳳雛，龐統。龐統跟人交往常常讚歎人，結果就有人告訴他：「我怎麼覺得你讚歎人都超過了，太過了。」龐統就說了：「現在這個時節肯行善的人太少了。」所以得要多讚歎，哪怕有時候過了，帶動大家見賢思齊。所以你看法不是死的，得要應機，

法無定法，在人都不懂什麼是善，也不肯行善的時候，要多讚歎。

所以沒人出來講，只有一個年輕人，初生之犢不畏虎，很激動出來了，沒什麼實修功夫，就只知道衝啊衝啊，老人家也是隨緣，可是我真的嚇得不行。現在經過十七年，再回頭看看，險象環生，這麼多誘惑，那麼多境界，假如自己一步踏錯，那不是辜負老人家的信任了嗎？所以這種信任是人生最值得珍惜的。就像我們前面學習到的，黃老說了，自己「乃具縛下凡，謬蒙先師以註解宏揚此經之大事相囑」。這種信任是生命中最珍貴，也是最不容易遇到的，因為師徒如父子。

我們就想起《論語》當中，有一次遇到危難，孔子跟弟子走散了，顏回最後一個回來。孔子擔心，一看到顏回脫口而出：「顏回，我以為你死了。」那種焦急，焦急學生，焦急道統的弘傳。我們看到這時候顏回去世了，孔子說：「天喪予。」

成德也跟大家分享過，禪宗一個宗派要興盛起來，四十三個傳人。現在不只是要興盛一個宗派，現在是要全面復興儒釋道，要多少傳人。所以真正看懂現在的危急存亡之秋，一定會想起孟子的話，「當今之世，舍我其誰」。真正看懂老法師在儒釋道三教傳承的重要性、重要角色、重要因緣，我們真看懂了，我們當弟子的就知道一秒鐘不能空過、一句話不能空說了，老法師等著我們同台演出，我們等著隨時上場、隨時承擔、隨時為諸庶類作不請之友。顏回看懂夫子在文化承傳的重要性，所以當聽到老師說「回，我以為你死了」，顏回回答：「子在，回何敢死？」師徒如父子，在這些地方體現出來。

「淨土法門，一句彌陀，乃即性空而明緣起」，這一句佛號性空，這一句佛號就是念我們本覺的理性，「雖緣起而不礙性空」。

「夫緣起性空，既在同時」，緣起是照，性空是寂，寂而照，照而

寂，既在同時，「則任運便有空有又照之面目」。所以我們也要常常在生活處事待人接物去體會這個緣起性空，我們在做事，作而無作，做，順著緣，境來了，去應對，但性空，這個心不染著，無作，做完不要在那裡等著人家要看到、人家要讚歎，作而無作；說而無說，「善相勸，德皆建」，該說要說，說了之後也不寄望別人一定要接受，人家不聽也不會生煩惱。所以這種般若在哪裡？就在我們的生活工作、處世待人。即相，生活工作、處世待人有好幾種角色，在家有家裡的角色，到了單位有單位的角色，一切隨緣不變，心還是清淨，心念念為他人想，念念想著成就人，對方不領情也不會影響我們一片真心。

佛法就是生活，學了馬上可以用。我們不能學完這個「本經體性」，我們變成學了一句口頭禪，「實相無相，亦無不相；相而無相，無相而相」，講得人家雲裡霧裡的。那可不能學這樣耍口頭禪，這不行。這麼精闢的義理變成我們搞名聞利養的增上緣，這可不好，我們講幾句，人家「好像很有學問、很有奧義」。

「故正念佛時，所念之佛號，歷歷分明」，這妙有。真空妙有在哪？在念佛的時候、在做事的時候、在應酬的時候。「能念之心念，了不可得，即真空也。」所以「妙有真空，雙照雙泯，即圓融中道不思議第一義諦也」。這些話都很有味道，寂而常照，照而恆寂，所以二邊都不能著，一著有不行，一著空又不行；我空有二邊都不著，還著著這一句空有二邊都不著。

所以《論語》有一句話重要，孔子說：「吾有知乎哉，無知也。」這句話透出什麼？孔子說他無知。大家可不能出去說孔子無知，「你太狂妄了，居然說孔子無知」。怎麼講話得要看情況，跟社會大眾不能這麼講；跟學般若的，你一說孔子無知，他知道般若無知，無所不知。「吾有知乎哉？無知也。有鄙夫問於我」，孔子遇

到境界，人家請教他，他怎麼應？真空妙有，「空空如也」。空也空了，不能又執著一個空，這空也空了；如呢？就是本來如是。真相就現前了，空有都放下，空有二邊不著，連中道也不著這個中道的名相了，中道都不存了，空空如也。「我叩其兩端而竭焉」，你看這句話很有味道，其實就是看來問的人，一聽他問話，知道他的心念著在哪，著在有給他講空，著在空給他講有，最後讓他空有二邊都放下。

圓融中道不思議第一義諦，「亦即當人本源心性之異名」。我們這個真如本性有好多詞，用意就是讓我們又別著一個詞了。這些意思我們都要體會到，太善巧了，太苦口婆心了。「故云『一句彌陀，第一義諦』也。心性非空非有，離即離非，離四句，絕百非，故云『尚超百非，豈落四句』。」

接下來就解釋四句了，有是一句；無是一句，或者說空是一句；亦有亦空，第三句；非有非空，第四句。「百非者，每句各具四句，則成十六句。」比方說我是有裡面的沒有，有裡面的有，有裡面的亦有亦無，有裡面的非有非無，那一句就變四句了。一句變四句，四乘以四就十六句了。十六句在我們人類的概念裡面，又有過去、又有現在、又有未來，過去的十六句、現在的十六句、未來的十六句。我們有時候講話會不會「我們以後會怎麼樣怎麼樣」，那是不是屬於未來的十六句？乘起來四十八句。又分已經起來的四十八句，還沒起來的四十八句，那就九十六句了。這個資料有發給大家看吧？然後再加原來的四句，那就是百句了。

所以接下來附這個很有意思，有是什麼？「明明是有」，我們就可能執著在有；「的的是無」，那可能又執著在無了；「亦有亦無」；「非有非無」。所以我們假如靜下心來觀照自己的念頭，有不少成見都落在四句百非。比方說我們一談到誰，那個人我知道。

那都過去的，可是我們覺得，我太清楚他了，他就是那副德行，可能我們這種著相輕慢起來了。所以一落在四句百非裡面，人就不真誠、不清淨、不平等、不正覺、不慈悲。這得我們觀照到我們才會放下。其實人比方說，人家一提醒我們問題，我們第一個反應開始解釋了。其實解釋裡面是不是執著有？不執著我這個人有，不執著我的面子，不執著我不舒服，還會解釋嗎？不會了。沒有這個有我，那人家那句提醒就入你的心了。甚至於你覺得提得太對了，你就跪下去了，流著眼淚，太謝謝你了，我太受用了。

諸位同學，不能背公式，不然下一次人家一提醒你，你就跪下去。當然，你是完全沒有念頭，一片赤誠跪，那對。你假如跪，我也看過很多人跪，可有他的打算了，那個跪都是假的。我也遇過，帶過的一個同修，在法會上見到我，撲通就跪下去了。在場上千人，他撲通就跪下去了，一下他的聲望漲停板。「對成德法師這麼恭敬！」我的一點點名就被他借上了。在眾人面前撲通就跪下去了，離開我以後，一個電話也沒打，從來也不跟我討論修行，他可厲害了，可會抓時機了。

所以這統統不能背，背了公式就被自己給騙了。所以諸位同學，我什麼都沒說。我們說的人還得說而無說，聽的人還得聽而無聽，才能有受用。聽了，一著了，當公式背了。就像老法師提醒我們，你聽經的時候不要常常什麼意思、什麼意思，在那裡琢磨意思，沒有意思。一聽沒有意思，那不耍我嗎？沒有意思才能開出無量的意思；有意思，那就死在那個意思上。所以為什麼可以溫故而知新？那假如一個意思了，溫故還可以知新？一句法語，三十歲有三十歲的感悟，三十一歲有三十一歲的感悟。

所以蘧伯玉先生，你看人家真用功，真在心地下功夫，二十一歲知二十歲之非，二十二歲知二十一歲之非，五十歲知四十九歲之

非，覺得猶在夢中，你看那種心境。我們一般人看，一直進步，好厲害。他的心境是什麼？我白過了、白活了，猶在夢中，太慚愧了。這聖賢心真是我們的學處。其實蘧伯玉這段表演，都是印證像夏老說的，「灼然見得自己滿身過失，功夫始有著手處」，一直看到自己的非，這才是真正在修。所以夏老引這些祖師的話，「為人多病未足羞」，這個話裡有話，很有味道，一個人有病，就是有習氣還沒對治完，這個不值得丟臉，一日知非一日改過，一日不知非就一日安於自是，一生無病才是值得要憂慮的，「為人多病未足羞，一生無病是堪憂」。這些話，我們假如沒有真用功，也不見得能夠相應、能夠有體會，唯有真正在我們的習氣上有下過不顧生死、不計成敗，寧肯碎骨粉身，終不忘失正念，下過這個功夫就體會到了。

所以修行非帝王將相所能為，得下功夫，我們可不能再起個念頭，我還年輕，我還二十多歲，這個念頭就是障礙。我們看祖師大德，成德留心了一下，我們最熟悉的這些祖師，六祖大師、省庵大師、蓮池大師、藕益大師，統統都是差不多二十幾歲就開悟了，都沒有年紀很大才開悟的。乘勝追擊，用功沒有間斷，這樣的心境，三五年就上一個很大的台階。真有境界了，度眾生頭頭是道、左右逢源，真不辜負眾生對他的信任。所以祖師這些表法我們得要看懂，大家趁年輕。

當然，我在跟大家講這些話，我自己也要觀照，我自己假如不用功，我也帶動不了別人。不然我又著在這個因緣裡面了，著在給大家講課的這個相，著在老師的身分，那我也就把自己給賣掉了。人生被賣掉了不可悲、不冤枉，為什麼？消業障，還了，有這個前面的業因。你們有沒有被人家騙過？有。好事、壞事？無債一身輕，還了。但是人最冤枉、最可悲的，被自己給賣了，這才是壞事，

被自己給耽誤了，那不行。所以我們真為生死發菩提心，以深信願持佛名號，始本不離，直趨覺路，大家一起努力。

好，謝謝大家，阿彌陀佛。